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宋葉文康公禮經會元節本卷之

平湖陸隴

稜其書

點定

錢塘許元淮滙東節本

齒位

此篇因黨正鄉飲酒而明尚齒之義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一

命受職。下士也。再命受服。中士也。三命受位。上士也。命為九等。此謂三命者。以在北閭族黨者言之也。一命齒於鄉里。是為下士者。與鄉里之賓同列。而以年

禮經會元卷三 齒位

相次也。則在鄉里者。不以爵先齒矣。再命齒於父族。是為中士者。與父兄之族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宗族者。不以爵先齒矣。三命不齒。是為上士者。其爵稍尊。故特設席於尊東。而不與同族者相次也。則齒自齒。爵自爵。而不相踰矣。故祭義亦曰。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年為尊。雖有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見周人親親貴貴。尚爵尚齒。蓋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周人必以是禮而寓之於鄉飲者。以民之素習

262301

於學也。鄉飲酒之禮行而尊長敬老之教立。故司徒以陽禮教讓者。教以此也。鄉大夫以禮禮賓興者。禮以此也。黨正掌教飲酒禮事者。掌以此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雖然。鄉飲之禮。司徒黨正固教之也。鄉大夫必三年而始一行。先王謂此禮之不可疏也。命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蜡之日。乃大會民而飲酒。而寓是教焉。夫蜡者索也。索饗之日。天子且以黃冠野服。而與田夫野老相周旋於俎豆之間。籥章曰。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吹豳頌者。告農功之成也。擊土鼓者。存古樂之本也。息老物者。當物之既成。勞農以休息之也。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行。鄉飲之禮而尚齒。以見先王之節民以禮行鄉飲之禮而祭蜡。又見先王之漸民以仁。

遷邑

此篇因比長言遷徙而見先王教民安土之意

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先王必使民安其土而不失其本心之仁則有相親相愛之意是以大司徒令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賜鄉使相賓此皆使民安土而敦乎仁也族師所謂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比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皆此意也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亦足見成周井牧之內鄉閭之中無非安土敦仁之民也今考之比長有曰徙于

禮經會元卷二遷邑

三

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邦爲之旌節而行之遂及鄰長亦曰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胡爲而聽其遷徙也蓋司空量地制邑度地居民雖曰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然而生齒日以繁餘夫日以衍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徙則將何所容受哉蓋嘗因是而考之王制有曰司徒命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既移之郊又移之遂古人所以移民者以其不帥教故也至於廩人之移民就穀士師之移民通財亦以其凶荒相調而暫爲遷

徙爾。成周之重民遷徙如此。抑又觀之。周之於民。固未嘗聽其輕徙。至於國都之遷。尤爲事大體重。周公豈慮不及此耶。在太卜則曰。國大遷則貞龜。言卜遷也在太史則大遷國。抱法以前。言營國也。是非以國遷而實以民遷也。昔商自契至湯。凡八遷。又至盤庚五遷。惟視民利用遷爾。苟有不率。必登進而胥告之。未始強其行也。邾之遷繹。晉之遷新田。亦惟民之是利。况聖人舉事之審乎。觀周人之重民。遷必官有所授。而後行。有以見官民之相統。觀周人之重國。遷必民有所詢。而後行。有以見君民之相孚。

社稷

此篇因封人掌社稷而見社稷之重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有國則有社稷矣。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首設社稷之壇。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掌設王之社壇而樹之。凡封國則必設社稷之壇。造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皆有社稷矣。鄭康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此社稷之神然也。大宗伯則以血祭祭社稷。小

禮經會元卷三 社稷

五

宗伯大裘類社稷。則爲位。豈非以其與天時相爲休咎歟。載芟之詩曰。春祈社稷也。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也。豈非以其與歲事相爲豐耗歟。湯之遷柱祀棄也。以棄之功大於柱也。封人掌設土之社壇。而不言稷。鄭康成謂稷社之細也。若是則周人果重社而輕稷乎。后稷周之先祖。殷人祀之以爲稷。周之子孫尤宜加敬。今考之周禮。宗伯師甸。則用牲於社。太祝太師。則宜於社。大會同。則宜於社。小祝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以祭社。大司寇大軍

旅則泣戮於社類皆言社而不言稷蓋以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免也周人祖以后稷而死祀之以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歟

教胄

此篇因師氏保氏掌教養國子而見周人教胄之詳

國子之教尚矣。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教之以直寬剛簡相濟之和。猶周人樂德之教也。教之以詩歌聲律。克諧之倫。猶周人樂舞樂語之教也。虞則合而爲一。周則分而爲二。屬之教官。禮官。教官師氏則教以三德三行。保氏則教以六藝六儀。禮官大司樂則教以樂德樂語。樂師則教以小舞。大胥則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則徵令學士而比之。釁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若是則成周國子之教尤詳於虞矣。然分而爲二

禮經卷之卷三 教胄

七

者。蓋師氏保氏教國子之在。宥衛者大司樂樂師等官。教國子之在學校者。隨其所在而皆有教焉。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則其任之也重。

當成王時。周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伋。齊太公之子伋。他日皆爲顯諸侯。此非國子之驗也歟。自漢

以來。設官訓儲。有師傅家令之屬。唐有師傅有諭德。有侍讀。太子之官屬備矣。有祭酒。有司業。有監丞。國子之學官備矣。其於養成儲德。未聞有補也。曾不思古人以大樂正造士。而王之太子。羣后之元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與夫國之俊選者。皆造焉。今日之與國子相遜者。異日將君我也。今日之與世子相齒者。異日將臣我也。則其相與周旋。相與揖讓。其見聞移養之助。甚宏矣。愚故曰。欲教世子。當自教國子始。

諫官

此篇因師氏保氏而見周人諫諍之路廣

周官三百六十屬。獨諫諍一職。缺然不詳。僅一師氏。掌以媿詔王。一保氏。掌諫王惡。一語而已。然在平時。之詔王爲治者。不一人也。冢宰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廩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紘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臣民之復

禮經會元卷一

諫官

九

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民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不特一保氏諫王而已。是故瞽誦詩諫。則瞽矇之官得言矣。士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獸臣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讒。則寺人有言矣。揚觶飲酒。則膳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此意未泯。則先王盛時。所以養敢言之氣。而開直言之路。其氣象何如也哉。

和難

此篇釋調人一職見先王宥過之意

復讐之說漢唐儒者多駁之。皆以復讐爲言。不知周人設官。謂之和難。調人一職。而繼於司諫。司救之後。正以講解其難。而開導其和。使之不得胥戕胥虐。其調伏人心。涵養風俗。亦厚矣。故調人曰。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官名曰調民。難曰諧。其意明甚。儒者尙何疑乎。或者則曰。如周禮之說。則皆無讐可復矣。而記禮者胡爲而有居父母之讐。弗與共天下。居昆弟之讐。弗與同國。居從父母兄弟之讐。主人能則執兵以陪其後。又胡爲而有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弗反兵。交友之讐。不同國。曰。記禮之言。子孫復讐之心也。周禮之言。國家和難之法也。爲人子孫。誠不可忘復讐之義。而先王立法。終不忍開怨鬪之門。和而辟之。則復讐之怨。可以釋。不辟而執之。則復讐之義。可以伸。先王亦何嘗盡榮孝子順孫之復讐哉。不然。魯莊不能報齊之讐。春秋何以深咎之也。

昏禮

此篇釋媒氏職專論奔者不禁一語

嘗讀三山林氏辨。以爲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竊以爲疑。徐而思之。詩三百篇。首以夫婦爲本。桃夭周南詩也。美其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標有梅召南詩也。美其男女得以及時。野廬一詩。雖當亂世。而被文王之化。則猶惡無禮。蝮蝮一詩。雖以亡國。而被文王之化。則亦恥淫奔。豈以成周盛時。周公制禮。而有奔者不禁事乎。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讀周禮者亦然。蓋古者昏禮必問名。必納

禮經會元卷三 昏禮

七

采。必請期。必親迎。必得六禮之備。而後行。誠以昏姻人倫之大。嘉禮之重者也。春官宗伯以昏禮親成男女。地官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遂人以樂。昏擾氓皆重昏也。每歲孟春乃會男女。而行昏娶之禮。此常禮也。然昏娶非必盡以仲春行禮。蓋媒氏以是月而令會也。此正有女懷春之時也。詩人三星在天之咏。正謂是爾。於是時也。苟有故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得禮而行者。此謂之奔。特以其凶。荒札喪而不得備其禮。爾有不得親迎而行。爾豈若桑中之所謂奔乎。

故下文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是其無凶荒札  
喪之變。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則有罰也。按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眚禮。十曰多昏。蓋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故下文  
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三十而未娶。二  
十而未嫁者。皆因其有故而會之也。則夫仲春之月。  
苟有故而奔者。雖不禁之。不亦可乎。古之嫁女娶  
妻。入幣無過五兩。則是昏。姻之禮。雖詳而嫁娶之儀  
實略也。略其儀而詳其禮。此昏姻之所以及時而男  
女之所以得正歟。

按奔者不禁一語。鄭註云。順天時。權許之也。亦  
未嘗言淫奔之奔。但說得未明。致使後人誤解。

市治 此篇釋司市諸職見先王之制與後世言利者不同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太宰  
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  
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  
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司市為  
市官之長故其政令為詳質人則掌質劑即司市之  
結信也廛人則掌斂布即司市之行布也胥師則掌  
憲刑禁即司市之禁偽也賈師則掌均市價即司市  
之成賈也司隄則掌搏其亂市者即司市之禁暴也

禮經會元卷三 市治

五

司稽則搏其犯禁者即司市之去盜也胥則執鞭度  
以守門肆長則陳貨賄以分肆即司市之執鞭平肆  
也至於泉府一官乃斂滯貨以利商貨喪祭以利民  
即司市之同貨斂賒也其餘司門司關掌節等官皆  
司商賈之往來察貨賄之出入與夫征禁符節之事  
亦即司市之通貨賄以璽節出入者也然考其治市  
之政太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抑趨  
利朝時而市商賈為主以其市貨之多而可賣價也  
日廼而市百姓為主以其家貨所出而得賣買也夕

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以其資商賈百族之貨而得  
夕賣也。此豈非通民之利而必使均乎。國君過市則  
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帑。命  
夫罰蓋。命婦罰帷。此豈非爭民之利而必有禁乎。凡  
市僞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有十二。此禁  
僞而除詐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  
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此禁物靡而均市也。又  
豈非趨末利而必有抑之者乎。昔有神農氏作日中  
爲市。致天下之民。聚百物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此市之所由作也。而聖人必先之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毋亦曰生財有大道。國當以義  
爲利。不當以利爲利歟。或者則曰。孟子常謂市廛而  
不征。又曰闕市譏而不征。今考之廛人有市。紵布總  
布質布。罰布廛布之斂。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門曰。  
譏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司關曰。司貨賄出入。與其  
征廛。是市廛門關有征矣。不知先王之制。旣稅其物。  
則必不征其廛。旣征其廛。則必不稅其物。二者通融  
而行。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至於司門譏出

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市偽飾之禁也。輕則征重則舉。不亦宜乎。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其犯偽飾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輕則出征廛之稅。重則待舉沒之罰。亦宜也。初。豈於商賈之常物。旣征之於市廛。又征之於門關乎。後人不明此意。徒見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商賈亦重困矣。戰國之時。亦有知其非義而請輕之。此所以發孟子之論也。故必有關雝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水利此篇因遂人言溝  
洫而論周之水利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以見義爾 大率

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十澮而通大川周田百畝之間水溢則可以洩害旱乾則可以儲利無溝洫其何以爲井田乎旣爲遂溝洫澮川以備灌溉又爲徑畛途道路以通往來謂之以達

禮經會元卷二 水利

夫

于畿則通鄉遂皆然也不惟鄉遂爲然按司險掌九州之圖謂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五溝言遂溝洫澮川也五涂謂徑畛途道路也以此見溝洫之制通九州皆然也然遂人特言溝洫之制云爾而稻人一官又教民以作田興水之法焉以瀦畜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防泛溢也天時之乾溢不常而地利之瀦瀉有節此農夫之所以無恐歲事之所以屢豐歉

重農

此篇釋遂人及草人稻人諸職見周時農政之詳

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一曰稼穡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瀉墳壙辨壤糞也稻人掌其水之畜止均瀉防旱潦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趣鄴長既趣之里宰又趣之一種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一媿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

禮經會元卷三 重農

七

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而趣末也甸師何預於農而帥屬以耕王藉內宰何關於農而帥宮以獻王種嘗之曰預卜來歲之芟而爲田業荒蕪之慮社之曰預卜來歲之稼而爲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於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勸導之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且周人實以土待農而不以農待農

也。六鄉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實與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與阡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於農則其待農亦猶士乎。詩云十月獲稻爲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卽前日獲稻之夫髦士之烝卽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爲良法歟。

山澤

此篇釋山虞澤虞諸職見先王不奪民利而亦不縱民趨利

昔晏子謂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蒲葦。舟  
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  
鄙之人。入從其征。逼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  
疾。夫婦皆詛。晏子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  
未嘗不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  
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  
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獻子  
之爲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  
取之也。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  
川澤藪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  
害。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  
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  
弭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  
利者。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大  
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  
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爲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  
不爲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

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財，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受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錫者得以受升人之圖，羽翮齒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為取締絡草貢之材，皆山澤之農所得，為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澤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賦斂財賄，而五曰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

地官之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為守禁，林衡則掌巡林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為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執犯禁者而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為厲禁而守之。井人則掌金石之地，為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角人羽人斂之。締絡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斂之。以至掌炭、掌染草、掌茶、掌蜃之屬，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

獨爲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爲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爲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農必輕。故先王旣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

園遊

苑園遊觀之戒。古人常凜凜於此。淫樂遊逸。舜無是也。而戒形焉。外作禽荒。禹無是也。而訓作焉。恆於遊畋。湯無是也。而常以是相儆焉。盤於遊田。文王無是也。而每以自防焉。文王罔敢盤於遊田。胡爲而爲靈園之作。蓋遊田不可盤。而苑園亦不可無也。遊觀之心。天理之所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周禮園人一官。掌園遊以牧百獸。觀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園遊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性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也。

禮經會元卷三 園遊

三十一

按經文。園人掌園遊之獸禁。鄭注云。園遊。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賈疏云。孟子女王之園。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園。是小苑觀處也。此段注疏極好。

制祿

此篇因司祿一官缺而  
就他書推言班祿之制

法天以建官。當體天以制祿。周禮司祿之官獨缺。何也。意者周人班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遂缺而不復傳歟。然司祿之官雖缺而散見於他書者。尚可得而考也。大抵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其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土田。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之田。視諸侯。卿視伯。大夫

禮經言卷三

制祿

三

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孟子亦同。此分田制祿之等然也。以是推之。則周人班祿之意可知矣。其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則內宰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眾庶在外之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之吏在宮中者。則校人等其稍食。內外朝官吏畱治文書者。則橐人共其冗食。若此者。所頒有常數。所給有定員。其祿秩則出於廩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賜賚稍食者。司祿取之於此。而頒之於宮。正內宰等官使



之相均給歟。雖然祿不苟。班食不苟。制司士一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必有其功而後。可以制其祿。必任其事而後。可以食其祿。無功而受祿。不事而素餐。亦周官之所不容也。是故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豈有食浮於事者耶。不惟是爾。醫師。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豪人。則乘其事而下。上其食。一醫工之微。且必求其事之與食相副。則三百六十官之屬。豈有功忝於祿者耶。審乎此。則司祿之官。雖缺。而班祿之意。可得而言矣。

祭祀

此篇釋大宗伯祭祀一條見周禮一書言祭祀特詳而總歸於敬和誠

大宗伯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五禮異用而首以吉禮居其先。此正虞朝秩宗典朕三禮之意。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九貢致邦用。一曰祀貢。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夫祭莫大於郊。郊莫尊於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於是乎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豕沈。醯辜之禮。以祭地祇。有肆獻裸饋食祠禴嘗蒸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祇之祭。一歲間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

禮經會元卷三 祭祀

五

詳。此詳於廟享之禮也。且先王致嚴於祭祀者。惟曰犧牲曰粢。盛曰邊。豆曰尊。彝曰珪幣而已。今以周禮考之。太宰贊王牲。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饌。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肆師則典犧牲。繫于職人。牧人牧牲。牛人共牛。羊人掌羊。犬人掌犬。雞人掌雞。射人贊射牲。封人歌舞牲。太祝則辨牲號。此嚴于犧牲之奉然也。甸師則掌王籍。共粢盛。內世婦則帥女官爲粢盛。外世婦則帥六宮共粢盛。廩人則掌神倉之穀。以共接盛。春人則掌米物。

共粢盛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小宗伯則辨六齋之名物肆師則表粢盛太祝則辨粢號此嚴於粢盛之奉然也邊人則掌四邊之實醢人則掌四豆之實內宗則掌宗廟加豆邊外宗則佐玉后薦眡豆邊此則陳豆邊之禮然也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則掌六尊六彝鬱人和鬱鬯鬯人共鬯此陳尊彝之禮然也太宰小宰則掌玉幣大宗伯則作玉器奉王齋肆師則用牲幣典瑞則奉玉器天府則陳寶玉太祝則辨幣號此則奉珪幣之禮然也其他如司服辨王之吉服幕人共帷幕幄布掌次張邸沓案司几筵設祀先王胙席無非整肅乎祭祀之美修飾乎祭祀之容亦可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矣然古人所以交於神明初非繁文縟儀而已鉶羹之共而大羹之設散鹽之共而苦鹽之尚醴酒之陳而元酒之貴畫布之寡而疏布之用無非貴本反始未嘗貴滋味而美多品也然則交於神明者其必有道乎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祗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祗三變而致

麟物及邱陵之祗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祗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祗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物何所致而鬼神元果何所降耶考之於文不過聲音節奏耳始焉格天神地元人鬼以禮終焉格天神地元人鬼以樂是豈聲音節奏之所能感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形之於祭祀享之時既有以合其序寫之於奏歌舞之際又有以合其和先王之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於此乎寓勿勿乎其欲享也洋洋乎其如在也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誠之不可揜於也哉

郊廟

此篇於大宗伯祭祀一條內抽出論郊邱以分祭爲是禘與四時之祭皆有肆獻裸

饋食之禮

大司樂圜邱禮。天方邱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飗師兩師之類是也。圜邱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祗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邱祭地。則合地祗禮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於圜邱。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邱。陰位以祭地祗。此天神地祗之祭。必求諸陰陽之

禮經會元卷三 郊廟

五

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方則以立夏禮赤帝於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帝於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於北郊。此則有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爲合祭者。徒見詩言昊天有成命。謂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

祀况可與后土地祗合祭乎。大宗伯曰。以肆獻祠  
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則宗廟  
之祭名明矣。廟享之訓始獻。有裸鬯禮。既裸而獻。有  
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周  
禮以肆獻裸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謂禘與  
四時之祭皆然也。况司尊彝言祠禴。則有朝踐。再獻  
之禮。嘗烝。則有朝獻。饋獻之禮。追享朝享。則有朝踐  
再獻之禮。是四時之祭皆有肆獻饋食之禮也。

郊邱禘祫月集諸說考證簡明卽附刊

禮經會元卷三 郊廟

无

賓禮此篇釋大宗伯賓禮條而見待諸侯之厚

太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名則詳於宗伯宗伯既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制則詳於行人其禮籍則掌於小行人其擯相則掌於司儀其傳達則掌於行夫其牢禮則掌於掌客其守衛則有環人其送迎則有掌誅其結好則有掌交大宗伯曰以賓客親邦國大行人亦曰掌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蓋禮之以賓則燦然有文以相接待之以親則懽然有恩以相愛易之比白先王以建萬國親

禮經會元卷三 賓禮

三

諸侯蓋謂是也然考之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大行人曰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春爲圖事則覲于秋者無事可圖乎夏爲陳謨則遇於冬者無謨可陳乎不知周人胡爲如是分別也至於時見曰會則諸侯以有事而會非常朝也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也殷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狩之歲而盡來朝亦非常朝也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會同之義固無可疑朝宗覲遇之名若

是分則何耶。夫春朝者非專春朝。秋覲者非專秋覲。圖事者非專圖事。比功者非專比功。通四時皆然。不然則書言巢伯來朝。是南方來朝也。豈必東方春朝而言圖事乎。詩稱韓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秋覲而言比功乎。諸侯見王固。有六禮。而天子所以待諸侯者。于賓禮則有時聘曰問。殷頰曰視。更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脰牖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又見於嘉禮之中。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菽。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又見於凶禮之中。行人亦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懸。又曰。閒問以諭志。歸脤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禴以補災。掌於宗伯者。既如彼。其詳掌於行人者。復如此之厚。其恩意豈不至哉。不特此爾。一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七歲諭言語。協辭令。九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觀此則王之所以撫諸侯尤詳於諸侯之所以朝王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亦言其大槩爾。六年之閒。諸



侯之朝王者多矣。豈特如衞服五歲一見哉。十有二年之內。王之親諸侯者。詳矣。豈特十二年而方一巡守殷國哉。王撫諸侯之禮如是。侯邦之相交也。先王亦爲制其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是每歲而使人殷相聘也。是中年而使人以禮相聘。世相朝也。而諸侯以意相問。是以禮相聘。而諸侯自以禮相朝。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相爲賓。則有禮。謂相朝也。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則有禮。謂相聘也。蓋先王建國。必使小大相維。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於是乎有相聘相問相朝之禮。雖曰講信修睦。親仁善鄰。而實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自親邦國之禮廢。而尊王之意不存。自恤邦國之禮廢。而親諸侯之意寢失。自侯邦相交之禮廢。而與國之意又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之朝於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王所者僅兩書而已。書天子來聘於魯者八。賜魯者三。歸賑者一。而魯之聘問歸賑者魯不一見也。魯秉周禮且如此。他可知也。

禮命

此篇釋大宗伯九儀一條見名分等級之當謹

小宰官成曰。聽祿位以禮命。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而典命則掌之。以爲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節。今以九儀考之一命受職。謂始爲吏也。於王朝爲下士。於列國爲士。於子男爲大夫。典命曰。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是也。再命受服。謂受弁服也。於王朝爲中士。於列國爲大夫。於子男爲卿。典命曰。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也。三命受位。謂始有列位也。於王朝爲上士。於列國爲卿。典

禮經會元卷三 禮命

三

命曰。公侯伯之卿三命是也。四命受器。謂受祭器也。於王朝爲大夫。於列國爲孤。於子男爲適子。典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子男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五命賜則。謂賜以小國之法。則也。於王朝爲出封之大夫。於列國則爲子男。典命曰。子男五命。王大夫出封加一等是也。六命賜官。謂賜之得自置官也。於王朝爲卿。於列國爲侯伯之適子。典命曰。王之卿六命。侯伯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七命賜國。謂賜爲列國也。於王朝爲出封之卿。於列國爲侯伯。典

命曰侯伯七命。王之卿出封加一等是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加命作州牧也。於王朝爲三公。於列國爲公之適子。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上公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故命爲二伯也。於列國爲上公。於王朝爲出封之三公。典命曰。上公九命。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典命言王之公卿大夫視公。侯伯子男皆降一等。出封始加一等者。近君者。屈遠君者。伸。故在朝之數以偶。出封之數以奇。諸侯國來朝。大行人又得以九儀而辨諸侯之命。

等諸臣之爵。上公則以九爲節。侯伯則以七爲節。子男則以五爲節。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小行人又以九儀而協賓客之禮。司儀又以九儀而詔擯相之禮。迨至春秋。臧宣叔猶得以禮而先晉。荀庚之尋盟。子服景伯猶得以禮而折吳人之徵。百牢是其儀。命猶有存者。推之齊之虞人。不敢以大夫之招。會齊侯之田。晉之絳商。不敢以車服之美。過晉侯之朝。然後知儀禮之正。誠有不可得而妄干者。

瑞節 此篇釋大宗伯六瑞六摯二條而因及典瑞符節之制

嘗觀舜初即位。首以輯瑞班瑞爲先。其巡守四岳也。亦必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此大宗伯所以有六瑞六贊之作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爲瑑飾。示其鎮安四方。王執之。桓圭九寸。以桓爲瑑飾。示其奉安乎上。公執之。信圭七寸。以身形爲瑑飾。示其直身。以事上。侯執之。躬圭七寸。以躬形爲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伯執之。穀璧五寸。以穀爲瑑飾。示其有以養人之象。子執之。蒲璧五寸。以蒲爲瑑飾。示其有安人

禮經會元卷三 瑞節

三五

之義。男執之。此六瑞之別也。孤執皮帛。示服威猛也。卿執羔。示不失羣也。大夫執雁。示其有隨陽之義。而不失時也。士執雉。示其有守介之義。而不失節也。庶人在官者。其摯以鷩。示其不能遠飛。而不遠遷也。工商在官者。其摯以雞。示其候時自鳴。而不妄動也。此六摯之別也。鄭康成曰。瑞信節也。又曰。瑞符信也。朝覲所執以爲信。一則曰信。二則曰信。信不可以一日去。瑞其可以一日不謹乎。至如六禽則曰摯。摯言致也。臣之所以自致於君也。司士則膳其摯。膳夫則以摯。

見者受而膳之人。君受其摯而爲膳所以享臣子之奉歟。大抵成周設官以典瑞一官掌玉器固祥於瑞器之用。然於符節之瑞尤嚴焉。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玟圭以易行。以除慝。不特此爾。地官掌節一官。掌守邦節者也。諸侯之守邦國則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守都鄙則用角節。此固邦節之大者。以至邦國之使節。山國多虎。故用虎節。土國多人。故用人節。澤國多龍。故用龍節。門關則用符爲節。貨賄則用璽爲節。道路則用旌爲節。此六者掌節所掌也。比長有徙於他鄉者。則又爲旌節以行之。司市凡通貨賄者。以璽節出入之。司關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司救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險惟有節者達之。土方氏則來遠方之民。達之以節。布憲則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刑禁調人。則和民難。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野廬民凡有節者至。則爲之辟。修閭氏惟執節者不幾。大行人非巡守之歲。則十有一歲。達瑞節行。夫凡其使者

必以旂節。環人則以路節。達四方。掌交則以節。巡邦國。信矣。無節者不可行於天下也。掌節又曰。凡邦國之使節。而以英蕩輔之。凡通達於天下者。有節。而以傳輔之。英蕩者。刻書之竹節也。非英蕩則節不可以徒行。傳者。傳達之文書也。非傳則節亦不可專行。既爲節。以輔命令。又爲英蕩。與傳以輔節。三者並行。所以防詐欺也。漢人符節。雖近古制。然太尉得以矯節入北軍。使者得以乘博行郡國。王國得以盜寫虎符。而發兵。使者得以矯制持節。而發粟。符節不足以取信如此。蓋至此而後。知周人設官之意微矣。輔節並行之制。嚴矣。

禮樂 此篇釋大宗伯天產地產二句而發明中和之義

周禮五禮之掌。在大宗伯。六樂之掌。在大司樂。小宗伯而下。如司命司服等十九官。皆禮官之聯。樂師而下。如大師大胥等十九官。皆樂官之聯。則是禮樂之職分矣。然禮樂未嘗分也。蓋亦求古人制禮作樂之本乎。大司徒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嘗觀子思子之言中和矣。致其中之至。則體立而天地位焉。致其和之至。則用行而萬物育焉。此子思子之言中和也。然而喜怒哀樂不能不發。發而不能皆中節。是以不能無望於隄防之功。是故大宗伯以民物得於天之所產者。本屬陽。以其冲漠無朕。陰之靜也。故其德為陰。此乃未發之時。寂然不動者也。故以中禮防之。民物得於地之所產者。本屬陰。以其呈露畢見。陽之動也。故其德為陽。此乃既發之時。感而遂通者也。故以和樂防之。此二者。因其自然之中。和而隄防之。使不流於情。偽是宗伯有以導之於其內。而制之於其

外也。大司徒以民之易離其中而流於僞也。則失其性之正。故教以五禮而防其僞。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以民之易乖其和而流於情也。則失其情之正。故教以六樂而防其情。所以省察其既發之和。此二者邊其未然之情。僞而隄防之。使不失其中。和是司徒有以制之於其外而養之於其內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欲內外交制。隄防而教導之。舍禮樂何以哉。中和者禮樂之本也。五禮六樂者禮樂之文也。舍中和之本無以爲禮樂。舍禮樂之文無以導中和。故曰禮以導中。樂以導和。司徒以之而防民。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宗伯以之而合天地之化。萬物之產。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豈特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而已哉。觀周官之禮樂。不知有中和之本。而徒求詳於玉帛鐘鼓之文。未足與言禮樂。



天府

此篇釋天府一職見先王尊祖敬天之心

嘗觀康王嗣位之初。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與夫舞衣大具。鼗鼓戈弓竹矢之類。莫不出而陳之。蓋寶鎮玉器。祖宗以全付之。子孫當以全歸之。夏之玉府。雖以關石和鈞之微。皆以爲子孫之遺。太康不能保其所有。則爲負禹所傳矣。至於寶王之重。桀不能有。使三腹得之。湯於是放桀而伐三腹。俘厥寶玉。而使諧伯仲伯作典。寶先王之視寶玉。不亦重乎。是故國之寶鎮玉器。此成王周公之所以兢

禮經會元卷三 天府

四

兢奉持。而罔敢失墜者。故有天府之職。藏焉命。府曰天。則尊其所藏。若天物。然其尊祖敬天之心。可知矣。

國之所寶。豈特寶玉重鎮而已哉。觀周書所陳以河圖大訓與天球琬琰並列。則是寶河圖大訓。猶寶天球琬琰也。觀周禮所藏。以民數治中。與寶鎮玉器並存。則是寶民數治中。猶寶國鎮玉器也。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民數穀數視之。如天則藏之。天府可也。乃若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此特治職簿書之要爾。則亦受而藏之。以詔王察吏。蓋羣吏者天

吏也。以治中來上。是其政事得中。則無愧於亮天功矣。藏之天府。不亦可乎。鄉大夫之職。所謂賢能之書。登于天府。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以此見成周盛時。不惟以寶玉爲寶。而以人民爲寶。以民食爲寶。以政事爲寶矣。吁。爲人君者。知寶物之爲天物。則當思無負于祖宗之寄。知民藪之爲天物。則當思無愧於生靈之寄。知治中之爲天物。則當思無愧于官府州鄉都鄙之寄。

冕服

黃帝始垂衣裳。舜觀象作服。禹致美黻冕。不惟以華其服而彰其身。尊卑之等。貴賤之別。實由是而辨焉。今觀司服一官。掌王衣服而吉服有六等之制。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服。皆由是而隆殺。自先儒釋經。有天子冕服九章之說。有大裘示質之說。有裘冕無旒之說。所以啟說者之紛紛。嘗觀舜作服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鎮安。龍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

禮經會元卷三 冕服

星

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善惡。分此所以彰人君之德。而能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上天之數。而必備此十二章也。王服裘冕以享先王。鷩冕以享先公。及射饗。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元冕以祭山林墳衍羣小祀。此王之五服。必有五色之別。觀其服之名可知矣。王之車旗亦然。皮弁以視朝。弁非冕服。故不預六服之數。至於祀昊天上帝及祀五帝。則服大裘而冕。按司裘曰。掌共王祀天之裘。冬祀圓邱之時所服也。服裘以祀天。則必取象於天。數以爲

章。內司服言王后與外內命婦之服。禕衣。謂畫五  
色。暈雉於衣也。揄狄。則畫青質。搖雉於衣也。闕狄。則  
刻繒爲赤雉之形而不畫也。此三者。王后之祭服也。  
從祭先王。則服禕衣。從祭先公。則服揄狄。從羣小祀。  
則服闕狄。鞠衣。謂之黃衣。告桑事之服也。展衣。謂之  
檀衣。其色白。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謂之緣衣。其色  
黑。御于王之服也。此三者。后與命婦同服也。素沙者。  
鄭司農謂爲赤衣。鄭康成謂爲白縛。大抵素沙日所  
常服。非章服也。夫內司服。猶王司服也。追師。猶王

禮經會元卷三 冕服

星

弁師也。按王后首服。有副編次。追衡。笄之名。則是六  
者各有次序矣。副。謂覆首之飾。鄭氏謂若漢步搖。服  
以從王祭祀。編。謂比髮爲之。鄭氏謂若漢假紒。服以  
告喪次。謂次第髮之長短爲之。鄭氏謂猶詩所謂髮  
髻。服以見王及然居。此三者。服三翟之服。則服之。追  
謂琢玉爲之。如詩所謂玉之瑱也。衡。謂維持冠者。如  
左傳所謂衡紉紘紆也。笄。謂卷髮者。如記所謂纒笄  
總也。此三者。后與內外命婦同服之。先王之制。服飾  
所以嚴尊卑等級之辨。先儒傳註。後儒議論。幸猶有

周禮在。

禮經會元卷三見服

四

學校

此篇因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見古者學校之教皆以禮樂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三代之有學尚矣。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則其學政爲尤詳。今觀其學之名。校庠之名不見於周禮。惟州黨之學則曰序。國學則曰成均。又曰瞽宗。考之周禮。鄉學惟州長會民於州序。以教民。鄉射之禮。黨正屬民於黨序。以教民。鄉飲而已。

春官大司樂。掌建國之學政。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小胥掌學士之令。是皆以教國之子弟。而周人獨詳於國。而畧於鄉學耶。及以王制考之。司

禮經會元卷三

學校

星

徒論士之秀。則升之學。大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而國之俊選咸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註云。學士謂司徒以升于學者。然則周人雖詳於國子之教。而俊選之士。莫不在學。大司樂曰。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樂師曰。帥學士。大胥曰。召學士。小胥曰。比學士。言學士而不言國子。是不特爲公卿大夫子弟也。大司樂而下。皆樂官也。樂師之教國子。小舞。大胥之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樂師之教國子。舞羽舞籥。皆樂教。

也夫以學政掌於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爲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冑子教於典樂殷之太學藏於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於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職是爲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爲用不容以徧廢也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爲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爲防禮之爲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警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

大司樂等官所以屬於禮官也大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於先則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於後茲豈非禮樂之相爲用耶

祭樂

按大司樂有樂舞。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舞之序也。太師陽聲。曰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律之序也。陰聲曰大呂。應鐘。南呂。林鐘。小呂。夾鐘。此六同之序也。大司樂天神地元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之祭。各有其序。地元次於天神。山川次於四望。先祖次於先妣。故以六律六同六舞。分而序之一祭。而奏一律。歌一呂。舞一樂。可也。然而陰陽之聲各有合。子與丑合。故黃鐘與大呂合。寅與亥合。故

禮經會元卷三 祭樂

七

太簇與應鐘合。辰與酉合。故姑洗與南呂合。午與未合。故蕤賓與林鐘合。甲與巳合。故夷則與中呂合。卯與戌合。故無射與夾鐘合。分而序之。奏而歌之。皆取其合也。至於禮天神禮地祇禮人鬼。又有宮商角徵羽之序。何耶。蓋有薦神之樂。有降神之樂。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一節。言薦神之樂。自凡六樂者以下一節。言降神之樂。是周人祀祭享之時。有此二節也。

天神以六變。地祇以八變。人鬼以九變者。非謂有難易之別也。先王作律通乎月之氣。本於辰之位。自子



至巳。六者皆陽。陽數之起。至於陰之申而已。盡自午至亥。六者皆陰。陰數之起。至於陽之寅而已。盡。圜鐘在卯。太元以卯數爲六數。由卯至申。其數六。故圜鐘之數盡於六。則天神可得而降。函鐘在未。太元以未爲八數。由未至寅。其數八。故函鐘之數盡於八。則地祇可得而降。黃鐘在子。太元以子爲九數。由子至申。其數九。故黃鐘之數盡於九。則人鬼可得而降。賈氏以六變九變爲舞之成。亦是一說。按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變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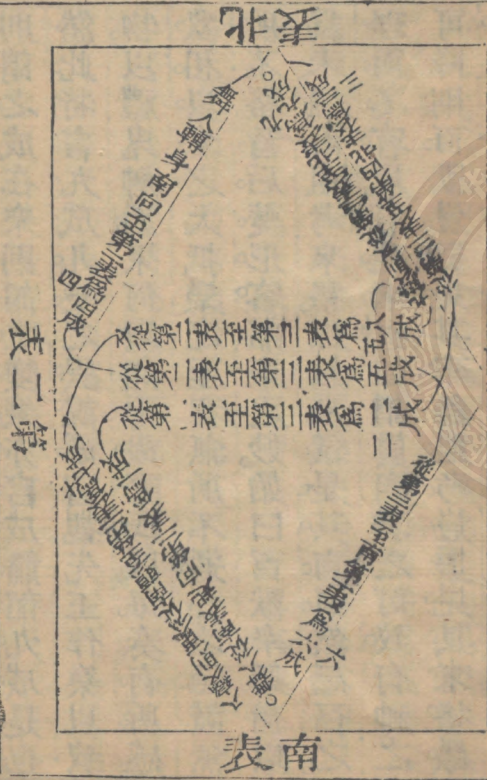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此舞大武之時。有此六成也。蓋舞位爲四表。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第二至第三爲二成。第三至第四爲三成。舞人復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第二至第三爲五成。第三至南第一表爲六成。五成爲五變。則五物地元可致。六成爲六變。則象物天神可致。至於八變。則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矣。九變。則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則人鬼出矣。舞必奏樂。在舞

則謂之成在樂則謂之變樂亦言成簫韶九成是也然此特言九成九變之異說爾嘗觀先王作樂以致物以禮鬼神祗果何以能爾哉鄭氏曰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大抵樂之至和無所不通心之至誠無所不格昔后夔形容韶樂之妙始曰百獸率舞猶以爲未繼而祖考來格鳳凰來儀是其有自然感召之理而不容以形迹求也如謂真有物之可致有神之可降則百獸豈真見其率舞祖考豈真見其來格鳳凰豈真見其來儀哉

禮經會元卷三祭樂

兪

舞位四表圖 第三表



樂舞

此篇因大司樂而下諸職多言舞而明舞之制

周禮樂官自大司樂而下凡十二官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者有人掌播鼗祝敔簫管弦歌者有人掌擊頌磬笙磬擊編鐘金奏者有人掌欽笙竽籥簫箎篪管者有人掌樂器庸器設筍簋者有人此皆樂職之不可缺也然考之樂官大半皆爲樂舞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又曰祭祀率國子而舞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掌教國子又曰詔來瞽臯舞帥射夫以弓矢舞大胥春人學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禮經卷元卷三樂舞

五

以序出入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韎師祭祀則率屬而舞之旄人教舞散樂舞夷樂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教舞羽祭祀則鼓羽籥舞司干則掌舞器既舞則受之不特此爾地官鼓人祭祀則鼓兵舞帔舞者舞師則教兵舞帔舞羽舞皇舞凡野舞皆教之先王作樂拳拳於樂舞者何意蓋古之教人以舞十三則教舞勺成童則教舞象二十則舞大夏鄭氏曰謂以幼少時教之此樂師所謂教國子小舞是也教之以舞所以均調其血氣而收束其筋骸條暢

其精神而涵養其心術。是以血氣和平。耳目聰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今以樂舞觀之。黃帝作雲門太英。堯作大咸。舜作大磬。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此六代之樂舞。周人兼而用之。觀古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而必以施之舞列者。意者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厲爲足以動人。此六代之樂皆舞也。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元以之和邦國。以之諧萬民。以之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又奚有不可者。不然。則簫韶九成。而鳳凰儀。干羽

舞階而有苗。格舜之韶樂。何以感人動物至此哉。然六代之舞大舞也。周人兼而用之。亦必分而作之。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元大磬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循其作樂之先後。因其祭祀之次序。分而舞之。可也。舞之別有六。樂師教之。帔舞如地官舞師帥而舞社稷者。羽舞如舞師帥而舞四方者。皇舞如舞師帥而舞旱暵者。干舞如舞師帥而舞山川者。人舞則用之宗廟。旄舞則用之辟雍。此二者。舞師不以教。以鄉遂百姓。不預

宗廟辟雍舞也。或者則曰：舞有二，有文舞，有武舞。羽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夫樂舞先王用之爲祭祀

所以致鬼神元也，而學校教人先之以樂德，次之以樂語，而必繼之以樂舞。蓋先王之教固所以和人心於行，列綴兆之間亦所以習人心於名分等級之內。自成童而知有此舞，自入學而知有此舞，以至帥而舞，祭祀賓客之時又知有此舞，則誰敢干名而犯分也哉！自樂舞之教不明，以魯侯之廟而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仲子之宮而得獻六羽，以季氏之庭而得舞八佾。周公樂舞安在？漢興有文始五行之舞，有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文始爲舜舞，五行爲周舞，武德昭德盛德爲漢舞。唐太宗有破陣樂，名曰七德舞，有慶善樂，名曰九功舞，舞則善矣，大抵樂舞之教後世士君子不講久矣。我思古人僕僕執籥者皆碩人陽陽執簧者皆君子，曾謂士大夫而不屑爲此乎？然則欲明宗廟朝廷之樂制，當自士大夫之知樂始，欲士大夫之知樂，當自樂師教舞始。

詩樂

此篇因大師諸職多言詩歌而明詩爲樂之本

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樂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見樂。無詩則無樂。雖有鐘磬鼗鼓。祝敔簫管。尙遺古人之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尙存也。濩至魯。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詩苟又存。武樂至葺宏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已壞。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今觀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爲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瞽矇掌鼗鼓。祝敔簫管。則必諷誦所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此則詩之所以爲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歛。幽詩。幽雅。幽頌。此歛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爲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芣。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

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者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爲樂隨寓皆有。由今觀之樂節四詩騶虞采蘋采芣猶可考。獨狸首一篇不全。夏詩九章時邁執競文王尙未泯。而王夏五章已亡。則是詩缺而樂與之俱缺。槩可知矣。昔者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二南國風雅頌季札得以因詩而知樂。使其詩不存則周樂豈有可觀者乎。迨至孔子之時。擊干鏜。缺陽襄武叔等輩類皆踰河蹈海以避亂。其樂已不可考。孔子自衛反魯而能使樂得其正亦以雅頌之詩尙存故也。故嘗謂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證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尙在魯雖韓宣子可以識周禮之猶存。雖然古詩雖亡三百篇無恙也。而古樂亦無傳何耶。吁此又不善用詩者之咎。以漢之詩而使李延年協音律。以唐之歌而使呂才被管絃。果足謂之詩乎。誠能因三百篇以爲樂則今樂豈不由古樂奈人之不用何。

